

中外名家
经典诗歌

艾青卷

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

艾青 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艾
青
卷

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(艾青卷)/艾青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10

(中外名家经典诗歌)

ISBN 978-7-5354-5183-5

I. 大… II. 艾… III. 诗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12556 号

责任编辑:田扬帆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027-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7.125 插页:4

版次:2011 年 10 月第 1 版

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行数:4316 行

定价:22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艾青其人其诗

周良沛

艾青(1910—1996),浙江金华畈田蒋村人。原名蒋正涵,字养源,号海澄。因为他是母亲难产降生,算卦的说他“命克父母”,于是,他成了这户地主家庭中不受欢迎的人,对父母只许叫“叔叔婶婶”。从一岁起,就寄养在本村贫苦农妇“大叶荷”家,“等于没有父母”的孩子^①。他在本村蒙馆和傅村育德小学念书。1928年在金华第七中学毕业后,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,不满一学期,林风眠看了他的画说:“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,到外国去吧。”1929年春天,罗曼蒂克地约上朋友乘法国邮船就到巴黎了。这是他“精神上自由,物质上贫困的三年”。由于家庭接济中断,他在一家中国油漆作坊工作,半工半读,下午到蒙巴纳斯一家画室习画。他爱上后期印象派的画家们,看不起“学院派”的绘画,同时读了许多哲学、文学

^① 艾青:《艾青诗选·自序——我的创作生涯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7月版。

作品。“九一八”，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的土地，他的第一首诗《会合》，就是他为此参加反帝大同盟的一次集会的纪录。一天，一个喝醉了的法国人见他在写生，就大声嚷道：“中国人！国家快亡了，你还在这儿画画！”他脸上真似挨了一个耳光。从马赛登船归国时，正是日军武装侵犯上海，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，奋起抗击的“一·二八”事变之日。当他三月初在上海登陆时，国民党已妥协了，只有闸北一带的断墙残壁还在复述那些悲壮的故事时，他几乎哭了。

在上海，参加了“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”，办了“春地画会”，在八仙桥青年会还举行了一次画展。有一晚，大家在楼上念世界语的时候，突然上来几个法租界巡捕房密探，把力扬等十三个美术青年全部逮走。这是1932年7月12日。经过审讯，十一个都释放，却留下他和江丰关了起来。从上海法租界第二看守所到苏州反省院，一关就是三年零三个月，才出狱回家。

在狱中，与绘画绝缘，就写诗。写《透明的夜》，写“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也不换”的《芦笛》。“每当不眠之夜，借铁栅外的灯光，（他）在拍字簿上写诗，有时把两句（写）叠在一起了，等天亮就把它写开重抄。这些诗，署上莪伽的笔名，通过探监人带出去发表。”^①一个下雪的日子，诗

^① 艾青：《艾青诗选·自序——我的创作生涯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7月版。



人是“‘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/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’而涌起不可遏制的情感，由雪寒，想到乳母给他的温暖，由囚生者的铁窗，想到死者长眠的墓地，就靠着从窗洞里反映进来的雪光，头抵着墙”写下了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。后来，这诗是“由诗人的辩护律师沈钧儒带出去的”。“诗人原名蒋海澄，在法国马赛上岸，旅馆的人登记名字念到‘蒋’字：‘Chiang! Chiangka—shek—蒋！蒋介石——’就在‘蒋’字上打个‘x’。于是诗人决定用个新的笔名时，就删去了姓——蒋，采用金华方言‘海澄’的谐音——艾青。”^①同时，诗题《大堰河》，也是他乳母“大叶荷”的谐音。这两个谐音名字，后来都成了诗坛的强音。但是，初投到《现代》时，杜衡以“待编”为名，压了一年都不见刊出，李又然取回后，到1934年“五一”的《春光》上才与读者见面。1936年，艾青选了九首诗，在上海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《大堰河》，立即引起评论的注意。

“七七”事变，抗战爆发，他兴奋于看到渴望已久的全民抗战的到来，急急地由金华赶到武汉。可是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又主张和谈了，心里笼着阴云，真是严寒、霜雪的降临，他就以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，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”开始写出他的一首诗，以自己的心地、感受，抒发在这场民族战争之中面对严寒的严酷之情。这些诗，当时有不

① 周良沛：《重读〈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〉》，见《灵感的流云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。

少都发表在胡风主编的《七月》上,因此,《七月》诗人,也就在今日称他为“领唱”者。1936年初,他到江苏常州市武进女子师范学校,教了一学期的国文和绘画,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前夕,在陈唯稷主办的《天下日报》编文艺副刊,9月到杭州私立惠兰中学任教,不久前往武汉。1938年1月27日,离武汉到山西临汾,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,不久,晋南失守,去西安,在抗日艺术队当队长,不久,又回武汉。在这两个多月的奔波中,也是他创作的高产高质期,他的名篇《乞丐》、《北方》、《向太阳》等,均写于这段时间,当时胡风在武汉出版的《七月》半月刊,也给大力介绍。7月离开武汉到湖南新宁衡山乡村师范学校教国文。

1940年4月中,离新宁,在赴渝途中,在“五一”和“五四”的两个节日之间,仅用四天,就写成了他的长诗《火把》。在重庆,他认识了周恩来同志。1941年皖南的新四军北撤,遭受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,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发生,山城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,由周恩来同志介绍,他和厂民(严辰)、逯斐等几位同志,化装成国民党的官僚,经过四十七次的岗哨检查,3月8日,安然到达延安。“七月的一个晚上会见了毛泽东同志。”11月初,与严辰、王禹夫创办了《诗刊》,任主编,12月10日,与萧三等人,发起、成立了“延安诗会”。在一个新的天地里,为诗而忙。

1942年3月为《解放日报》的《文艺》百期纪念写了《了解作家、尊重作家》一文,在后来的整风中,也就有就文中



引下“生不用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”的诗句，提出了作家到何处去“识韩荆州”、找知音的话题。5月，参加了“以毛泽东同志的名义召开的‘延安文艺座谈会’”。以后，有段时间，他是强意识地寻求诗风的转变，写些比较大众化的作品。他拿自己的作品，去念给群众听，他说，“我坐在他身边，慢慢的，一句一句，向着他的耳朵念下去，一边从他的表情来观察他接受的程度，以便随时记下来加以修改。”^①真有点白居易写诗求“老妪能解”的精神。

抗战胜利，艾青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职调任华北文艺工作团团长，率团离延安到张家口，后来，文工团合并到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，他任副院长。这是他“做行政工作最长的时间”，“很少写诗”。

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，艾青进城，参加了7月2日——19日召开的“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”，选为全国文联委员。一度作为军代表，接管中央美术学院。10月，《人民文学》创刊，他任副主编。

1950年秋，艾青到苏联访问了四个月。1953年，回到离别了十六年的家乡。1954年7月，受智利众议院院长的邀请，同萧三一道经欧洲到美洲，在智利参加了他的诗友巴勃罗·聂鲁达(Pablo Neruda 1904—1973)的五十寿辰，那是聚集了许多世界知名诗人愉快的聚会。这次，他带回了一组受到读者欢迎的《在南美洲旅行》。南美回来，访问了

① 艾青：《〈吴满有〉附记》，上海作家书屋1946年版。

舟山群岛。1957年4月,他到上海收集了大量材料,“想写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”为题材的长诗,这,在他自述的文字中,是写作“未成”,但是,当时诗界的朋友还是传阅过那时他写的《外滩》,以及通过一个外国冒险家在上海发家的故事所写的几千行的长诗。它们和诗人回家写的长诗《藏枪记》,到舟山写的《黑鳗》以及那个时候的一些短诗一样,都产生在建国初期的新社会里。那时,人们在获得解放的欢欣里,常常是以一种自己欢欣和热情中的理想主义来看生活,由于感受到自己身处的社会之新,来要求作家和作品,因而要她的文学也是新的文学时,同时,也绝对是很真诚地想着艺术规律也应该是全新的。由此,艾青当时没有拿出《外滩》和那首长诗来,虽然也是一时少惹麻烦的“明智”之举,然而,一部巨著由此没有留下铅字,手稿在十年浩劫中弄得只字未留,总是一大憾事。除了那首“写浙东游击战争的叙事长诗《藏枪记》”,作者自认是“我以不很熟练的民歌体写的,是我写作中的失败”外,其它的诗,除去有的作品本身的弱点之外,它们处于评论家以理想主义在看生活,并以它要求作品要求作家,而诗人又不免是毫不浪漫的在对文学、对生活、对自己的时候,由此引起许多对文学却是非文学的议论,就难免了。

1957年7月,因接聂鲁达和巴西作家亚马多(J·Amado1912——)到昆明,由昆明飞往重庆,由重庆坐轮船



顺流而下时，北京文艺界的“反右”斗争中，就已经把他扯进许多人事的是非中去了。敏感的聂鲁达在机场看着来送行的中国朋友中，已没有艾青。

用艾青自己的话说：“我被划为‘右派’。我成了痰盂。一切谩骂都是判决。”

当时，那些对作品的批评，是粘带在批判他“政治上堕落”，“生活得很不正常，很腐化，很堕落，骄傲已极，和一些反党分子来往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”^①上，因此，就要质问他为什么在火热的海防前哨的现实中，却去写古老的传说《黑鳗》？反问他写《小蓝花》，是为什么“对一朵小蓝花有了感情，有了想象”，而对新人没有感情？说《景山古槐》写的是对“一个昏愤的皇帝难断之情”的“没落情绪”^②。说他写《女司机》等反映现实的诗，使人“突出的感到一种十分勉强的情绪，和对新人物缺乏了解的无可奈何的一般化的叙述”^③。说《礁石》是“执迷不悟的顽抗的形象”^④，几乎以此就可以作为反党的实证了。

1958年4月，艾青被错划为“右派”，全家到北大荒落户，担任林场副场长。他写了长诗《踏破荒原千里雪》、《哈玛通河上的朝霞》及《烧荒》等，一年半后，又调到新疆生

① 《诗刊》1957年9月号。

② 《诗刊》1957年10月号。

③ 《诗刊》1957年12月号。

④ 《诗刊》1957年10月号。

产建设兵团。他接受“改造”于沉默中，又在沉默中生活得还平静。十年动乱，在当地，他首当其冲。游斗，示众，抄走了他大量的手稿、信件、资料。事后他虽然说自己每天打扫的厕所干净得可以在里面开宴会，那幽默，毕竟是由于那一切都过去了。

1973年，1975年，两度允许他到北京医治已经完全失明的右眼，全家五口借居在西城一间小房内。“四人帮”被打倒后，他“重操旧业——写诗”，1978年4月30日上海《文汇报》发了他的《红旗》之后又发了《鱼化石》，读者看到似乎成了化石的诗，从“鱼化石”又由石化鱼而“动作多么活泼，精力多么旺盛”。这成了一个新时期来到的，诗的解放、诗的繁荣的讯号。他那《在浪尖上》，在北京体育馆朗诵时，几千听众如醉如痴，一声“一切政策必须落实/一切冤案必须昭雪”，将它从全诗剥离开来单句看它，它只是一句口号，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它却是人们心声最集中最凝炼的时代的诗，它一出口，暴风雨般的掌声长达十数分钟。艾青又回到他的读者中来了。

这是他创作的新的高峰期。从他的诗，可以看到他从海南、上海、哈尔滨、金华故乡到西德、奥地利、意大利、巴黎、美国、日本、新加坡留下的诗迹，是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。

1988年，五十多位，包括日本、美国、菲律宾、法国、苏联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作家、学者在《致瑞典皇家学院诺



贝尔奖评委会的信》上签名,提名艾青为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。为此,海外诗人戴天说,“不同地区的人们,对文艺的认识和理解不同,实行的政策不同”,“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”。《香港文学》主编刘以鬯说:“我并不怀疑艾青先生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,但不赞成用这种方法要求外国人将此奖颁给中国作家。”^①人们明白,艾青诗的价值,并不需要靠某项奖金确认,迄今为止,其实还没有任何一位获得所谓国际奖的诗人,能直接面向十亿读者,并受到他们的欢迎。

艾青是“五四”后一位高产高质的诗人。他的诗集,主要有《大堰河》(1936年自印)、《北方》(1939年初在桂林自印,7月增补八首,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)、《旷野》(重庆生活书店,1940)、《火把》(重庆烽火出版社,1941)、《黎明的通知》(桂林文化供应社,1943)、《愿春天早点来》(桂林诗艺社,1944)、《献给乡村的诗》(昆明北门出版社,1945)、《反法西斯》(上海读书出版社,1946.4)、《吴满有》(上海作家书屋,1946.4)、《春天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,1956,集中已包括该社1950年出版的《欢呼集》、1953年出版的《宝石的红星》)、《海岬上》(作家出版社,1957.10)、《归来的歌》(四川人民出版社,1980.5)、《彩色的诗》(江苏人民出版社,1980.10)。自茅盾1951年为开明书店编选的《新文学选集》,请艾青编了他自己第一个选集出版以来,根据

^① 《香港文学》45期(1988.9.5)。

以上作品编选的艾青各种选本,有十余种,在海内海外出版。同时有法文、英文、俄文、马来西亚文的多种译本出版。而且诗人也译有他最喜欢的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(E·Verhaeren 1855—1916)^①的作品,以《原野与城市》为书名出版(上海新群出版社,1948)。有文学评论《释新民主主义的文学》(香港海洋书屋,1947)、《新文学论集》(上海群益出版社,1950),诗人的《诗论》,自桂林三户图书社1939年出版以来,多次增订、再版。

艾青1954年在智利海边看礁石时写下的《礁石》
道——

一个浪,一个浪
无休止地扑过来
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
被打成碎沫,散开……

它的脸上和身上
像刀砍过的一样
但它依然站在那里
含着微笑,看着海洋……

① 过去通译为凡尔哈伦,现统一于《百科全书》的译法,为维尔哈伦。

从某种意义来看,这礁石就是艾青个性的,也是他生活道路的写照。他受过“谩骂都是判决”的凌辱,他得到过许多诗人得不到的荣誉——读者从心底的敬爱。近年,报纸上已出现过“艾青学”这一词。虽然,迄今出现对艾青研究的文字,从作品水平,还没有看到对于面对的研究对象,作为概括成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现象来研究的学术著作,但是,对艾青的研究,是可以和应该成为专门的学科的。

早在1936年,最早出来肯定艾青的《大堰河》的,是胡风《吹芦笛的诗人》。而这“芦笛”,艾青自称是从“彩色的欧罗巴带回”的。于是,胡风在肯定艾青“唱出了他自己所交往的,但依然是我们所能感受的一角人生,也因为他底歌唱总是通过他自己底脉脉流动的情愫,他底语言不过于枯瘦也不过于喧哗,更没有纸花纸叶式的繁饰,平易地然而气息鲜活地唱出了被现实生活所波动的他底情愫,唱出了被他的情愫所温暖的现实生活底几幅画影”的同时,就说他的诗“明显地看得出来他受了维尔哈伦、波特莱尔(C·Baudelaire 1821—1867)、李金发等诗人底影响”^①。

艾青大概不会被李金发所影响,他还很不敬地说李金发是“假洋鬼子”。虽然他们都同样地受过法国诗的影响,但是,他们写出来的诗却这么不同,这确实是不可忽

^① 胡风:《胡风论诗》,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。

视的问题。

艾青的“芦笛”，他自己是很坦诚的说，是从“欧罗巴带回”的，这也许就是新时期有人将艾青划属“现代派”的道理。但是，“欧罗巴”的，洋的，并非等同“现代”的，而洋的，同样有古典的、现实的、浪漫的，何况，他也不洋，否则，他就不叫李金发为“假洋鬼子”了。

说他不“洋”，是就他的诗最核心的质而言。初看，“大堰河，是我的保姆/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/她是童养媳/大堰河，是我的保姆”这样的句式结构，多少有些欧化，但是，一看到该诗的中心部分——

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，抚摸
我；

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，
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，
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，
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
后，

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
的衣服之后，

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，
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
掐死之后，



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，
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，抚摸
我。……

这个“大堰河”就是“大叶荷”，是江南丘陵地带的农妇，不是塞纳河边沙龙里的太太小姐。正因为诗人写出了“现实生活”——民族生活氛围和文化背景中的人物，所以，胡先生说的话，似乎可以倒过来说：“是我们所能感受的一角人生”，被艾青“唱出了”。第一位赞扬和评论此诗的，还是茅盾，他在《文学》八卷一号《新诗专号》上《论初期的白话诗》中写道：“……描写社会现象的初期白话诗因为多半是印象的，旁观的，同情的，所以缺乏深入的表现与热烈的情绪；例如刘复的《学徒苦》，列举了学徒工作之繁重与待遇不良（很有点像《僮约》），然而我们读了并不怎样感动（此诗在形式上也离不开旧传统）。新近我读了青年诗人艾青的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。这是一首长诗。用沉郁的笔调细写了乳娘兼女佣（大堰河）的生活痛苦，这在体制上使我联想到《学徒苦》。可是两诗比较，我不能不喜欢《大堰河》。这问题当然不在两诗人才力之高下，而在两人不同的生活经验等等。”其它的，如《我的父亲》那种清末民初有着“维新”思想色彩的地主，那《献给乡村的诗》的村景乡风，及“脸像松树一样发皱而阴郁”，“背被过重的挑担压成弓形”，“眼睛被失望与怨愤磨成混浊”，妻子

“整天忙着磨谷，舂米，烧饭，喂猪，一边纳鞋底一边把奶头塞进婴孩啼哭的嘴”的农妇，更似叙事文学描述了那时我们生活中的典型人物，典型环境。他和他喜欢的维尔哈伦写过同题的《乞丐》，都是大手笔，但是，“徘徊在黄河两岸”，“用固执的眼/凝视着你/看你在吃任何食物/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”的乞丐，和那“掩埋好饿倒的伙伴，在胸前划十字祷告”的乞丐，他们是同样不幸的人，是同样不合理的社会现象。但是，谁也无法混淆他们在不同地区是不同民族的烙印。因此，他也就绝不会同李金发那样，写的《屈原》竟是“逃遁在上帝/腐朽十字架之下/老迈之狂士/简单的心/充满怯懦之急流”那样的东西。

然而，艾青这支唱着大堰河的“芦笛”，又确实是从“欧罗巴带回”的。他在巴黎学绘画，“爱上后期印象派的画家们”，“看不起‘学院派’的绘画”的艺术个性，在写诗时也表现出来了。他没有考虑“学院”式的那多诗律，形式的自由，个性的自由，好似印象派突破单一的，表面看来一成不变的固有色一样，他有的诗，也像多彩的画。在那《透明的夜》里，“酒，灯光，醉了的脸/放荡的笑在一团”的醉汉、浪客、夜的醒者、过路盗、偷牛贼“进入了一道灯光敞开的门/血的气息，肉的堆，牛皮的/热的腥酸……/人的嚣喧，人的嚣喧”，“酒，酒，酒/我们要喝，/油灯像野火一样，映出/牛的血，血染的屠夫的手臂/溅有血点的/屠夫的头额/油灯像野火一样，映出我们火一般的肌肉，以